

# 丹青寶筏 最大規模董其昌藝術展上海亮相(上)



「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」展廳內，觀眾在認真觀展。  
記者章蘿蘭攝



黃公望《富春山居圖》卷(剩山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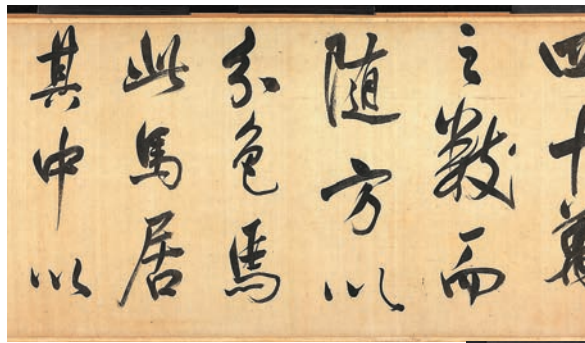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規模最大的董其昌藝術展「丹青寶筏——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」，日前在上海博物館開幕。今次展覽除上博館藏外，並向北京故宮博物院、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、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海內外15家重要收藏機構商借藏品，最終遴選董其昌及其餘相關作品共計154件(組)。在多件名家珍貴經典之作中追根尋源、勾連脈絡，去讀去看董其昌時代的書畫勝景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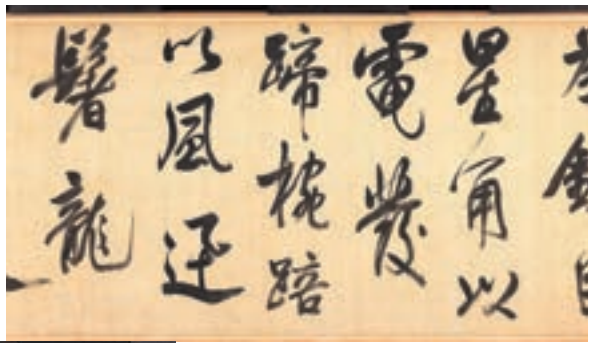
晚明傑出的書畫大家董其昌(1555—1636)，字玄宰，號香光、思白、思翁，原籍上海縣(今上海閘行區馬橋)，後徙居華亭(今上海松江區)。

萬曆十七年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官至南京禮部尚書，卒後謚「文敏」。作為中國書畫史上承前啟後、影響巨大的一代書畫大師，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，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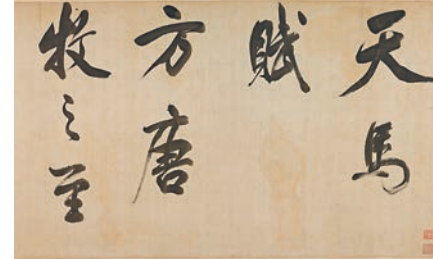
會貫通，洞察畫壇時弊，以禪寓畫，提出與倡導「南北宗論」，並在實踐上充分加以印證，創中國文人畫理論史上又一高峰，翻開了文人畫創作的新篇章。



董其昌最長書法手卷《行書天馬賦》卷局部



大展覽被命名為「丹青寶筏」，是借用王鑒評價董其昌及吳偉業作品之辭。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解釋，「寶筏」原為佛教用語，喻指世間一切事物由困感到解決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，董氏指點迷津、金針度人之用，可謂無量。其後，清四高僧、四王吳惲、金陵畫派、新安畫派，乃至晚清近三百年的畫壇，大都在其理論影響之下而成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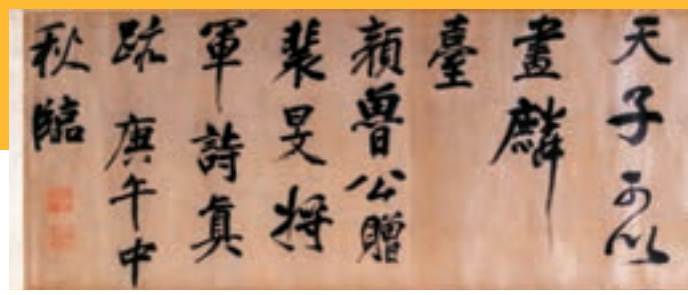


幾幅董其昌作品之最，無疑是展覽亮點。其中既有董其昌最長書法手卷、18米長的《行書天馬賦》卷，最長繪畫手卷《贈珂雪山水圖》卷，最高繪畫立軸——來自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的《青卞圖》軸，還有單字最大的董其昌書法——《臨顏真卿書裴將軍詩》卷，最大的董其昌山水冊頁，董其昌山水冊頁姊妹篇——《秋興八景》與《仿古山水冊頁》。

除了上博豐富的館藏，今次約有三分之一的展品，來自其他頂級博物館的馳援，其中包含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、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、波士頓美術館、史密森森學會賽克勒美術館、納爾遜·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、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、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、東京國立博物館、大阪市立美術館、故宮博物院、遼寧省博物館、浙江省博物館、天津博物館、吉林省博物院、安徽省博物院等。這意味着，除了台北故宮收藏的董其昌作品外，國內外最重要的董其昌書畫精品此番幾乎都已匯聚上海。



「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」召開新聞發佈會，圖中為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，右二為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、策展人凌利中。記者章蘿蘭攝



董其昌《臨顏真卿書裴將軍詩》局部



董其昌《青卞圖》軸

## 多件鎮館之寶亮相

展覽由「以古為師——董其昌和他的時代」、「宇宙在手——董其昌的藝術成就與超越」及「一代宗師——董其昌的藝術影響和作品辨偽」三部分組成。「以古為師——董其昌和他的時代」主要包含兩條線索，其一為董其昌的古書畫鑒藏，包括其師友在內，曾經鑒藏且對他們的畫學理論、創作探索產生影響的晉唐宋元等大家名跡，如王羲之《行穰帖》卷、懷素《苦筍帖》卷、董源《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、黃公望《富春山居圖》卷(《剩山圖》)、倪瓚《六君子圖》軸，等等；其二是對董其昌的藝術、人生與畫學思想，具有深遠影響的前輩墨跡，旨在探討董其昌置身的「時代土壤」，梳理、突出其於書畫理論、創作實踐兩方面的師承脈絡與藝術淵源。

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出借了「鎮館

之寶」——東晉王羲之《行穰帖》卷。此帖為唐代雙鈎摹本，應是《行穰帖》信札的前半部分，其內容最早著錄於張彥遠(9世紀)《法書要錄》。作為王羲之書法的忠實追隨者，董其昌在卷後釋文並作了三次題跋，後將此帖換得李唐《江山小景圖》卷。友人吳廷收得此帖，並刻入《餘清齋法帖》。董其昌在1609年的跋文中，提及他曾與吳廷、陳繼儒一起觀讀此帖。

來自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的顏真卿《楷書自書告身帖》卷，為首次在中國展出。該帖是顏真卿從吏部尚書轉任太子少師的任免文書，相傳是由顏真卿本人所書，故稱為「自書告身帖」，卷尾有蔡襄、米友仁和董其昌的題跋。董氏書法以顏體築基，初學顏真卿《多寶塔碑》，後來鑒藏並廣習楷、行、草各種顏氏作品，此帖即是其中之一。董氏書法氣質秀弱，顏體的宏博渾厚正好起到矯正作用。

此外，浙江省博物館也調整了自己的展陳，將鎮館之寶《富春山居圖》卷(《剩山圖》)首次帶到了上海，展期為一個半月。董其昌學畫即從黃公望入門，畢生推崇追摹，在「南北宗論」中，黃公望是「南宗」畫家核心之一。此卷1596年為董其昌收藏，圖中的筆墨與圖式，對董氏的藝術創作影響至深。

## 放大鏡 高居翰析董其昌

董其昌在文人畫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，相關研究在國外學術圈亦非常活躍。美國已故中國美術史研究權威高居翰，就曾在他的著作《山外山：晚明繪畫》(The Distant Mountains: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)中，大費篇幅還原董氏其人，其中一些觀點倒不妨作為他山之玉。

除了師法王維、黃公望等大家，高居翰認為，董其昌在某些畫作中，如在塑造岩塊時，運用了光影的手法。「事實上，如果我們說他(董其昌)，或許受到了歐洲銅版畫

中的明暗對照法影響的話，那麼想必許多研究中國繪畫的學者，會認為這樣的看法根本荒謬透頂，連提都不敢提。」高居翰寫道，「儘管如此，我們還是不死心，必須指出，在董其昌許多作品裡，時時可見這類描繪受光效果的自然主義手法，而且強烈的明暗對比處理也隨處可拾。」

據其觀察，董其昌所運用的筆法，並非只是在中國繪畫傳統中的某些皴法，其往往更具描繪物體陰暗線的特性，他同時提及，其實董其昌在1602年時，曾經數度前往南京，他不但對利瑪竇有所知，而且也在著作中提起過利瑪竇，也可能與之有過一面之緣。

## 萬象靈犀 印度國家博物館讀畫有感

### ——中亞廳的《伏羲女媧圖》

印度國家博物館中亞廳的正壁和側壁掛着三幅絹畫《伏羲女媧圖》，是斯坦因上世紀初從中國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裡盜取的。印方對這三幅畫很看重，放在顯要位置，每次向中方代表團講解時，都要做重點介紹。我對此不以為然，有意「打擊」一下主管博物館這一攤的印度朋友，和他說，這類伏羲女媧圖在阿斯塔那墓地裡多的是，在世界各地博物館裡的也不少，說不上這幾幅有多稀罕。

話雖如此，每次去國博參觀，還是在這幾幅畫前駐足良久，並非這畫有多精美，而是畫裡畫外的中國元素令人感慨。

這畫頗有一些看頭：其一，「男左女右」，標準版式。伏羲肯定在女媧的左側，女媧勢必在其右手。太陽出自東方，雨水往往也隨東風而來，因此中國古人崇尚東，加之習慣面南背北，因此「左」也隨着高貴起來。還有一種說法，盤古的左眼化為日神伏羲，右眼化為月神女媧，左右之分也就隨之而定。伏羲和女媧代表了中國人的祖靈崇拜，祖父母的站位為後人師表，茲事體大。

春秋戰國以來，伏羲女媧的樣貌各式各樣，但男左女右則約定俗成，亘古不變，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和心理定式，延續至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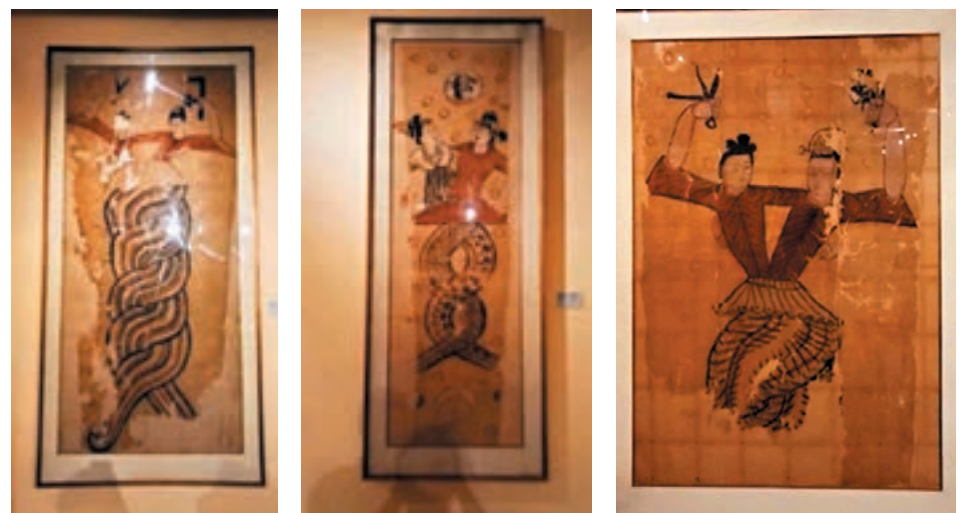
其二，「沒有規矩，不成方圓。」各種圖樣裡，伏羲都高舉着一個直角的「矩」，也就是今天木工使用的「角尺」，這個東西加上刻度，起着現代三角板和丁字尺聯合使用的作用。女媧手持的兩個圓的「規」，用今天的話講就是「圓規」，一腳定心、一腳畫圓。為什麼伏羲拿「矩」？因為男人要行「方正之道」。為什麼女媧持「規」？因為女人要行「圓融之道」。總之，從伏羲女媧圖裡，可見中國古人很強的規矩意識，也就是秩序、倫常、法度和自律意識，也驗證了先秦時代中國生產科技包括算術、水利、建築的發達與普及程度。魯迅的收藏裡就有漢畫伏羲女媧圖，想必看重其社會學與哲學價值。

其三，生育密碼，遺傳科學。1953年，科學家發現了之所以雞生雞、鴨生鴨的生物基本遺傳物質——脫氧核糖核酸分子，其基

本結構是雙螺旋線，和伏羲女媧圖的雙蛇交尾如出一轍，這不能不令人驚歎，難道二三千年的中國古人就知曉高級生物的遺傳密碼嗎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雜誌《國際社會科學》將伏羲女媧圖作為試刊號的主插圖，體現了對其人文與科學價值的重視。

其四，日月崇拜，金鳥桂樹。大多數伏羲女媧圖都是上有太陽、下有月亮，旁邊星辰環繞，很有大千宇宙的感覺和創世紀的意味。其實在中國神話裡，伏羲是日神，女媧是月神，兩人陰陽合璧，結為夫妻，繁衍子孫。日和月的共同崇拜，代表了中國人萌動的陰陽觀和辯證觀。在印度國博藏畫中，太陽裡有一隻三足神鳥，學名應該叫「赤鳥」，其實就是黑色烏鴉，因為蹲居在紅日當中而常被稱為「金鳥」，古人把「金鳥」作為太陽的別名。傳說金鳥共有十隻，住在東方大海的扶桑樹上，後來彼此爭鋒，同時十個一起上天，使大地被烤焦，為此后羿用神箭射下九隻，只剩下一隻，這就是「后羿射日」的典故。

其五，夫妻人倫，平等親愛。所有的圖畫



印度國博中亞廳正壁的《伏羲女媧圖》

國家博物館中亞廳正壁的《伏羲女媧圖》

印度國博中亞廳側壁的《伏羲女媧圖》

中，伏羲和女媧都是「開放大膽」地伸臂緊緊相擁，四目柔情對視，頭形、體形、姿態大體相似，有的還合穿一件裙子(居然是超短裙)，顯示兩人地位平等，命運與共。由此看來，進入封建社會之前，中國社會並非就是男尊女卑或夫唱婦隨，夫妻雖職責有別，但琴瑟和諧、相敬相愛。這種對夫妻之愛的坦然表達，絲毫不亞於今天的歐美。其六，天下一家，以文育人。伏羲女媧圖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最多最精美，那時是唐代時期的高昌國。有意思的是，伏羲女

媧崇拜在中原盛於先秦兩漢，到唐代已經退潮，極少再有墓葬繪有此圖，而在高昌國卻長盛不衰。阿斯塔那墓葬裡伏羲女媧的形象，有的已經被當地人改造為深目高鼻、胡服對襟、眉飛色舞的西域民族形象，這是漢文化遠播邊陲以及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動例證。

在印度國博看伏羲女媧圖，恐怕不是衡量它的文物價值，而是有些拜祖宗、品文化、論根脈的味道。所以，一定得仰視，端着虔誠禮敬之心。

文：余舒揚